



龍門書局

III

# 无字拼图

WUZIPINTU

风魂◎著

即使这是梦 我对你爱也一祥鲜活而真实  
性盗甚德的神秘·南野秀一的体站·圣藤一的杰绝·凤镜夜的精琴·藤友雅的酒悦·青光阿兹的杰城  
究竟谁能给我不羁的感情一个归属

灵魂与梦境 梦境与灵魂

联系电话: (010) 64031166 / 13201121103

联系电话: (010) 64031166

目录



风魂  
◎  
著

WUZIPINTU

III

即使这是梦 我对你的爱依旧鲜活而真实

(定价: 25.00元)

25.00元

(定价: 25.00元)

龍門書局  
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4034160 13501151303

邮购电话:(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无字拼图. 3/ 风魂著. - 北京:龙门书局, 2007

(校园青春读物)

ISBN 978-7-5088-1428-5

I. 无… II. 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807 号

---

作者:风魂

插画:钧升 冥蝶

责任编辑:田旭 王艺超

装帧设计:熊琼工作室

**龍門書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longmenbooks.com>

印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710×1000 16 开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15.5

字数:150 000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龍門書局

京 北

# Contents

## 目录

WUZIPINTU

1. 流血事件和变态校医 1
2. 阿鹭的对手 6
3. 吃掉你算了 11
4. 搞什么啊又一个变态 16
5. 又被威胁了 23
6. 狐狸的企图 29
7.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34
8. 哦咯哦咯 41
9. 迫近的狼影 47
10. 一晃就过了十几年 52
11. 壬生狼 VS 刽子手 56
12. 你确定要解除契约吗 63
13.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68
14. 自己送上门来的 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77
15. 果然是大人物啊 82
16. 最强的红茶王子 87
17. 自作孽 91
18. 彼此的浮木 97
19. 学园祭 102
20. 忘记的是什么 107
21. 塞翁失马 114
22. 亡羊补牢 118
23. 美食 美男 123
24. 喜欢你 129
25. 如果不能做姐弟 134
26. 基德的邀请 139
27. 名侦探集会 144
28. 两个游戏 149
29. 你们做了个好梦吗 153



- 30. 活该抓不到 159
- 31. 一场空 166
- 32. 英雄迟暮 美人白头 174
- 33. 能看到结局痛苦吗 178
- 34. 阴阳师的对手 184
- 35. 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189
- 36. 喜欢寒梅的人又怎么可能不喜欢春樱 193
- 37. 同类吗 197
- 38. 眼睛里的春天 202
- 39. 三更半夜 散步不宜 207
- 40. 青龙的娱乐性 213
- 41. 神将的名字 219
- 42. 失踪的男人 224
- 43. 是否真的有暧昧 232
- 44. 回家真好 238



# Chapter 01

## 流血事件和变态校医

一夜都没睡好，天刚微微亮的时候，听到有人推门的声音，于是轻轻睁开眼睛，看到阿鹭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心脏忽地就多跳了两下，连忙闭上眼，有一种莫名的心虚的感觉。他轻微的脚步声移到书桌那边，然后是什么东西被放在桌上的声音，仿佛静了有几分钟，脚步声就到了我床前。

他坐下来的动作很轻，但是我仍然感觉到了。空气里似乎漂浮着什么让人不安的因子，那令我的感觉变得分外敏锐。

他很久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有呼吸的声音表明他还坐在那里。

我忍不住偷偷地将眼睛睁开了条缝，却正好看到他俯过身来，急忙又闭了眼，连呼吸都一起屏住。不知道阿鹭是不是觉察到我醒了，也不知他原本想干什么，总之他在一个离我很近的距离停了下来，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他的温热的呼吸轻轻地拂上我的脸。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却似乎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那目光像是实质化了，火一般在我的皮肤上滑动。

我闭着眼，手暗暗地抓紧了被子，身体绷得就像块钢板。

阿鹭停在那里很久，终于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什么也没说，随后只听到“噔噔”的脚步声，他走了出去。

听到关门的声音的同时，我整个人弹起来，睁了眼，看着门口，重重地喘了口气。

“不追去吗？”阿天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我转过头，见银发的妖狐以十几岁的人类少年的模样坐在我的书桌前，脸

上没有往日或戏谑或妖媚的表情，只唇角噙着丝淡淡的笑容，细长的眼微微垂着，并没有看我，只瞟着书桌上一擦东西。

怎么连这只狐狸都变得很奇怪？

我白了他一眼，过去看阿鹭放在那里的东西。加了人物名字注释的相册，他的课程表，学校的大致地图，他教室的座位表……我一张张看过去，心里五味杂陈。

阿天瞟了我一眼，轻轻道：“他出门了。你真的不追去？”

我没理他。虽然前天晚上问阿鹭是真的想出去，还是只为了躲开我的时候，是很不赞成他那种逃避的态度，但是……现在却觉得，让他走出去拥有更广阔的世界也未免不是件好事。

我叹了口气，身边的阿天居然也跟着叹了口气，伸手轻轻地搂住我，问：“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我静了很久，一直到有阳光透过窗帘照在我身上，才甩甩头，问阿天：“你可以变成我的样子吗？”

他怔了一下，放开我，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皱了眉：“变当然是可以变啦，可是，为什么？”

我拍拍桌上阿鹭留下来的那一擦东西：“我要去扮阿鹭啊，不能让他白费了这个心不是？”

阿天静了一会儿，然后伸过一只手来，按在我胸口上，以一种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的低沉的声音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生理学得不太好，只知道大概是肋骨啊，肌肉啊，血啊，肺啊……”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阿天打断我，一双眼定定地盯着我，摆明了不接受任何敷衍或者搞笑的答案。

于是我叹了口气：“或者是块铁，或者是块石头，或者是个草包，或者什么也没有，谁知道呢……”

他又怔住，我打开他的手，去阿鹭的房间拿了阿鹭的校服下去洗漱。

出来之后，发现阿天已变成我的样子在弄早餐。我不由得怔了一下。

阿天把牛奶和面包端到桌前，笑了笑：“吃饭了，主人。”

在向阿天叮嘱了“不准用我的身份惹事，考试不要太好不要太差，发生的事情回来一定要一五一十告诉我”之类的话之后，我们分了手，他扮成我的样子去了我的学校，我则穿着阿鹭的校服，以男生的身份挤上了电车。

到了之后，才知道阿鹭特意画出地图来的原因。这学校至少比我的学校大



几倍。我对照着他画的地图，好不容易才找到高中部的教学楼。进门的走廊边有一排鞋柜，我找到阿鹭的，正要打开的时候，后面有人叫了声：“欧阳。”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留冲天发的高个子男生，带着张气定神闲的笑脸走过来：“早上好。”

我眨了眨眼，想确定自己有没有看错人，这人是阿鹭的同学？仙道也走到鞋柜边，看着我：“怎么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没什么。早上好。”我连忙露出阿鹭的招牌笑容，拉开柜门伸手去拿鞋。

“小心。”仙道在那边叫了声，我还没反应过来他要我小心什么，手指已传来尖锐的痛感。我痛得抽了口气，反射性地收回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都被割伤了，伤口不是很深，斜斜的一条。我皱着眉，看向那个鞋柜。那里居然嵌着一个刀片，刀锋上还沾着血，闪着森寒的光。

大概我一开柜门，仙道就看到了，我因为面朝他微笑，反而没注意。

什么人在阿鹭的鞋柜里捣这种鬼？仙道上前一步，看了看我的手，问：“割到了吗？要不要紧？”

这个时候血已流得满手都是，他很明显地皱了一下眉：“欧阳。”容笑说：“没事，我先去趟医务室，麻烦你帮我请个假。”我笑了笑，捧着自己的手就走。总之先去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再来追究是谁干的吧。

“欧阳。”仙道又叫了声。

我回过头，他指相反的方向说：“医务室在那边。”

“哦？”结果还是仙道送我去的医务室，想来音乐少年阿鹭和篮球少年仙道彰的交情只怕好不到哪里去，一路都搭不上几句话，我想问问是谁干的也完全没有头绪。

到医务室门口的时候，预备铃刚好响了起来，我向他道了谢，说：“你先回教室吧。”他随口应了两句客套话就走了。

医务室的门关着，我伸出手正要敲时，门被从里面打开了，估计医生已经听到我们在门口说话了。

那人一头浅咖啡色的头发，戴着副无框眼镜，白大褂下面是纯黑的衬衫，开了门之后，一手插在衣兜里，看起来是这里的校医。他靠在门框上，斜过眼看着



我说：“哟，欧阳鹭，又是你啊。这次一大早的又怎么了？”

“又？”我惊了一下，几乎连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也忘记了。他说“又”？阿鹭经常来找我？经常出这种事？为什么阿鹭回家不和我说？

“哎，这次是手吗？”他像是自己注意到我的手了，脸上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偏了偏头，“进来吧。你嫌自己的血太多，我还懒得冲洗门口呢。”

我这才注意到脚边已滴了一小摊血，看来伤口比我想象中还要深，血居然一直没止住。于是连忙走进医务室，在桌前坐下，把手伸给端着药品用具跟着走过来的医生。

他微微垂着眼，帮我清洗伤口，我痛得连连抽气：“好痛，麻烦你轻一点。”

“呀，今天居然会叫出声？”他笑了笑，“我还以为你会忍一辈子呢。”

我皱了眉，阿鹭在学校到底发生过什么？而这个医生——我正想这个医生知道些什么的时候，突然觉得他嘴角那种有点儿坏坏的笑容很熟，再多看两眼，就觉得这个人也长得很眼熟，再多看两眼……

我“刷”地跳起来，指着他大叫：“梅田北斗？”

搞什么啊？我们的校医是那个变态杀人狂，阿鹭的校医居然是这个变态同性恋？这世界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校医吗？

他拿着棉签的手保持那个姿势僵了一下，眼角抽了两下，嘴角却还是带着那样的笑容：“欧阳鹭同学，这样子直呼老师的名字，是你应该有的礼貌吗？”

“呃……”我愣了几秒钟，才想起来我现在是阿鹭，讪讪地笑了声，重新坐下来：“啊，那个，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难道只是突然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所以想叫叫看？”

他再次拉过我的手处理伤口时，很明显地在报复我。我痛得龇牙咧嘴：“如果我说我只是突然觉得你的名字很适合这样大叫才叫的，你会比较满意吗？”

他停了一下，看向我，轻轻推了推眼镜，眼睛里似乎有一丝诧异。我几乎想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又说错话了，我果然还是扮不来阿鹭。

梅田笑了笑：“你今天好像是很有趣呢，信不信我把你的手包成粽子，让你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也拉不了琴了。”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阿鹭说下星期就有学园祭，学校会要他表演。要我拉琴？估计让琴拉我能更适合些。于是我很感激地看向梅田：“就请老师你这么办吧。”

“吓？”

“请你一定要把我的手弄得好像十天半个月也好不了的样子。”

梅田伸手来摸我的额头：“好像没发烧，可是为什么会说胡话？”

我翻了个白眼,挥开他的手:“我只是不想在学园祭上表演,并且,想找出害我的人。”

梅田看了我很久,又笑了笑:“你真的是欧阳鹭吗?”

“我不是。”反正我在他面前露的马脚也不少了,索性坦白吧。连女扮男装的瑞稀他都能包庇,没道理会出卖我吧?我看向他,很认真地说:“我是阿鹭的孪生姐姐,我叫欧阳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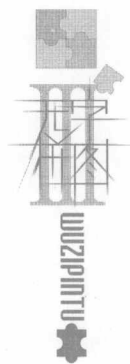
“孪生……姐姐吗?”他凑过来,拉开我的领口,往里看了一眼。

“喂。”我叫了声,打开他的手。虽然我现在是男性的身体,但是这种动作还是让我觉得很不爽。

他没再说什么,居然真的把我的手包成一个粽子,末了还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轻轻笑了。

我被他那一笑弄得全身发毛,飞一般地逃出医务室。

搞什么嘛,所以我最讨厌变态了,完全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害出好戏，且托，家春上禁固幸古燃不显只庭”。手油油开说，那白个了圈竟

”，人怕庭



回到教学楼前面时，发现那枚刀片已被人拿走了，柜子上，地上的血迹也被擦掉了，这一切也不知是谁干的。我拿出鞋子，穿进去之后才发现，只靠一只手系鞋带是件多麻烦的事情。

我正蹲在地上努力的时候，听到有人从后面靠近我，我反射性地转身，退开一步。本来应该是很完美的防御姿势，但是我忘记我脚上这双鞋的鞋带还是散着的。一不留神踩到了鞋带，双脚一绊，整个人就失去了平衡，踉跄着倒了下去，幸亏来的那个人手快，一把拉住我。

“喂，欧阳。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而已，不用这么大反应吧？”

我站稳了，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人，愣了一下。这长相俊俏的男生头发稍微有一点长，末端微微有些上翘，个子很高，嘴角带着笑，很开朗的样子。

难波南？

不会吧？才刚刚从那个变态舅舅身边跑出来就碰上这个变态外甥？

“我刚刚想去找你，碰上正好。不过你刚刚蹲在这里干什么？”

“换鞋。”

他怔了一下：“有那样换鞋的吗？”

我举起左手来给他看：“如果你的手变成了粽子，自然只能这么换。”

他看着我的手，静了几秒钟，一点面子也不给地爆笑出来：“搞什么啊，你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又被梅田老师捉弄了吧？”

又！又是“又”。

阿鹜这家伙到底有多少事情没告诉我？

难波南很显然误会了我不说话的意思，轻轻拍拍我的肩：“啊，不好意思，我不是在取笑你。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被刀片割伤了。”

“噢？”他有一点紧张的样子，“伤得重吗？”

“虽然没有那个变态包得这么夸张，但是伤了三根手指，现在一点力也用不上。”

难波南皱了眉：“这样啊，学园祭之前能好吗？”  
听他这么问，难道这学校也是花樱会在管理？我一想到另外那两个花樱会成员，不由得就有一点起鸡皮疙瘩，阿鹭的学校到底有多少变态？

我叹了口气：“这个得问梅田老师啊，也不是我自己说好就能好的。”

“说得也是。”他眉头皱得更紧，“可是下星期一就开始了，明天太刀洗和披露山的人就会来确定具体项目安排，你突然出这种事……”

“太刀洗和披露山？”我重复了一遍，不太记得这两个是什么。

“太刀洗高校和披露山女中啊，没告诉你吗？今年的学园祭是要和这两个学校合办的啊，还有大人物要来，一时之间要找谁来顶你的位置？”

似乎，好像，还是对这两个学校的名字没什么概念。算了，不想了，反正就算对学校有印象，人也不一定是那些，到时候再看吧。

我看着难波南：“在你考虑谁可能代替我之前，可不可以先帮我个忙？”

“什么？”

我把脚伸过去。

他愣了一下：“做什么？”

我又给他看我包得像粽子一样的手：“如你所见，我现在不方便，你可不可以帮我系一下鞋带？”

他头上有具象化的一大滴汗，但还是蹲下身去。

“哦哦，受伤真好，还可以使唤帅哥帮我系鞋带。”

他低下头帮我系鞋带，稍长的发分两边垂下，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来。我突然有一种想摸摸看的冲动。正在犹豫要不要伸手的时候，他已打好蝴蝶结站直了身子。

动作真快。算了，我还是给阿鹭保持一点形象吧。

仙道看到我包成粽子一样的手的时候，愣了一下：“不会吧？有这么严重吗？”

“嗯。”我叹了口气，“医生说要包个十天半个月。”

“太夸张了吧？”前面一个女生回过头来，皱着眉，“这次是怎么弄的？”

我，我感觉自己眼角有一点抽搐。

这个头上有两个包包，后面有两个尾巴的发型实在太有震撼力了一点，配上那个正气凛然的眼神，只差没叫“代表月亮，消灭你”了。

阿鹭的学校不是专出变态吗？为什么连美少女战士月亮都是他的同学？

我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那个，被放在鞋柜里的刀片割伤……”  
我话还没落音，她已拍着桌子叫起来：“到底是谁干的？写纸条藏东西让你走错教室让你摔跤这类的恶作剧就算了，这次居然用上了刀子！”  
她越说越激动，忽地就站上了椅子，看着教室里的人叫：“不可原谅！不管你和欧阳有什么过节，也要有个限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温柔又善良的欧阳，绝对不可原谅！”

我的眼角开始大幅度地抽搐。她不会现场变身吧？  
教室里静了一下，然后议论声就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

“什么嘛，搞得好像是我们做的一样。”  
“就是啊，你逮到人再说这种话好了，别冤枉人啊。”

“欧阳性格那么好，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也许是意外吧？”  
“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人嫉妒他。”  
“啊，这样说来，也有可能是有人太喜欢他被拒绝了才会报复吧？”  
……

越说越离谱了，我才想要不要吼两句让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有人代我做了这件事。

一个长发的女生，缓缓站起来，缓缓道：“安静。”  
她的声音并不怎么大，却像是有种无形的威严，大家像被震慑住了乖乖闭了嘴。

长发的女生脸上没多少表情，一双乌黑的眼看过来我们这边，冷冷淡淡道：“月野兔。你先坐下。这件事我知道了，学生会会处理的。”  
包包头的美少女战士应了声，坐下去，还向我小声地保证：“欧阳你放心，我一定把那个人抓出来。”

我随口应着，看向那个长发的女生，有点发愣。这个人，是叶樱菊花？《红茶王子》里那个冷静优秀的学生会会长？

在那么无厘头的角色之后，突然又冒出来这么一本正经的人物，这个落差也太大了点。

像是要证明我看得没错一般，小小的桔茶公主自叶樱菊花的后面探出头

来。我看向她眨了眨眼，小小的桔茶公主也眨了眨眼，然后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一样，“刷”地就缩回叶樱菊花的头发里去了。

叶樱菊花看向我的手，微微皱了眉：“看来你似乎不能参加学园祭的演出了。”

我重重点头。

“那么，你有没有什么人选可以推荐来代替你的？”

“啊，那个……我要想想……”

“好。你想想看，我们再物色其他的人。”

这时上课铃响起来，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我坐在那里，开始考虑怎么把那个一直对阿鹭搞恶作剧的人抓出来。

因为这次学园祭是三校联办，又有传说中的大人物要来，所以学校方面很重视。下午基本上就没课了，大家都在排练，各个运动社团也铆足了劲在训练。

而我因为受伤的关系，反而变成最闲的那一个。无所事事地在学校里闲逛，顺便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

学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校区以共用的大操场相隔，高中部这边的学生会会长是叶樱菊花，副会长是难波南。校园里晃来晃去的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比如那个网球部总带个白色帽子的上吊眼臭屁小鬼，比如在排练歌剧的华丽丽的长发自恋狂，比如游泳池里美人鱼一般的黑皮肤红头发女孩……

在我了解学校情况的同时，也顺便了解到了阿鹭受欢迎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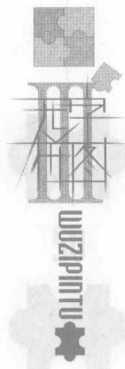
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几个女生放下手里的事情围上来，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

一开始我还勉强学阿鹭向她们微笑，到后来就要在心里默念一百遍“我是阿鹭”才强压下每人赏她们一拳的冲动。不知阿鹭自己面对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心态。还是说男生们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事情？

当我脸上的假笑已僵硬到只能用嘴角抽筋来形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冷哼。周围几个女生瞟了我身后一眼，居然不约而同都住了嘴。

我如蒙大赦，长吁了口气，转过身去。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个男生。比阿鹭稍微矮一点，身材很匀称。微微泛一点青色的头发留到齐肩，刘海也过长了一点，几乎要遮住眼。发丝的间隙里偶尔有冰冷的目光一轮，感觉上，就像是爬虫类的眼睛。肤色是一种异样的苍白，嘴角带着一抹轻蔑的笑。看到我转过身，他又哼了声，甩下一句“虚伪”就走掉了。

我身边的女生们等他走远才又开始活跃起来。



“啊，不知道为什么，被柳恭学长那样看着，我就不敢说话呢。”

“就是就是，本来柳恭学长也很帅啊，可是太接近了。我还是更喜欢欧阳学长一点。”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柳恭学长似乎很讨厌欧阳学长呢。学长你们有过节吗？”

我怎么知道？不过以阿鹭的个性，应该不会和什么人结仇吧？

不过，从她们这些零零碎碎的话里，可以大概总结出来这个人的情况。柳恭水心，男，十八岁，高三，也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据说从高二开始就是阿鹭的死对头。小女生们推测，大概是各个方面都以极小的差距输给阿鹭的原因。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这个人物的出处，我没看过的？难道是新漫画？总不会是原创人物吧？

正站在那儿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个男生跑来通知我去音乐教室。应了声，跟着他一起走过去，心里有一点忐忑，我手都这样了，不至于还要叫我拉琴吧？

过去之后发现不单是学生会的人，还有好几个老师也在那里，全都一副慎重得不得了的样子。叶樱解释说是在选拔代替我的人，所以要我本人旁听。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到底是什么大人物要来啊，搞得这么郑重其事？等我的眼珠子回到眼眶正中的时候，发现站在对面的人，赫然就是柳恭水心。我一惊就坐直了身子。他挑衅似地斜了我一眼，将小提琴架到肩窝里，悠扬的音乐随即飘了出来。

我对于音乐这种东西根本一窍不通，也听不出来他拉的和阿鹭拉的有多大的不一样，但是其他的人看起来似乎都很陶醉的样子，所以旁边的人轻轻问我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我爽快地点了头。“很好。”

他收了琴，向老师们微微点了下头，又斜了我一眼，眼里满是不屑。于是我瞪回去。

他像是没料到我会回瞪他，稍微怔了一下。这时有个老师发了话，叫他再拉一曲。他微微皱了下眉，但还是开始演奏。

我坐在那里，看了看自己包成粽子一样的左手，又看向那边正在拉小提琴的柳恭水心，微微眯起眼。会是这个人吗？

# Chapter 03 吃掉你算了

晚。

我放了书包，伸手推推他：“喂，你可以变回来了。”

他睁开眼看着我，板着脸，很不开心的样子。

“怎么啦？不会不会变，形采不具，形散神离再天即泉成……天即，该面去夷

他看了我一会儿，也不回答，反而轻声问：“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今天去学校会发生什么，才叫我去的？”

我皱了眉：“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

“也没什么，只是我从早上去开始，就被一些女生攻击暗算，到放学为止，不下十次。”

我有一点紧张地拉他起来，上下打量：“啊？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扯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来：“她们能把我怎么样？”说得也是，他是妖怪啊。那群笨蛋连我本人都奈何不了，何况他？我担的什么心啊。我吁了口气，坐到沙发上。

“那你有没有把她们怎么样？”

他跟着坐下来：“你说过不要惹事啊，你是主人嘛，自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还能怎么样？”他在赌气。我侧眼看向他，他坐在那里，也正看着我。用我的脸，我的眼睛，一脸哀怨地看着我。我突然觉得看自己的脸上出现那种表情很恶心，拿个靠枕就扔过去，叫道：“变回来好不好？这样感觉在和自己说话，好怪异。”



他拿开靠枕，已变回银发碧眼的少年，手指一钩，就不知从哪里泼来一股热水，我没来得及闪，被浇了一脸，皱了眉叫：“干什么啊？”

“要变回来，就大家一起变回来好了。”他说着，依然一脸哀怨地靠近我，伸手抱住我，头埋进我怀里，“明天，我不想去了。”

“咦？为什么？”

他抱着我蹭了两下，声音黏黏的：“就是不想去了嘛。”

赌气之后是撒娇吗？这家伙今天在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狐狸啊，不会因为被欺负就不敢再去学校吧？他不是觉得学校蛮好玩吗？我抓着他的肩，将他稍微推开来一点，看着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没有惹事，被暗算都没有还击，考试也照你说的考了，但是……但是……”他抬起眼来看着我，很难形容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神情，有一点幽怨，有一点伤感，眼睛的颜色却似乎要比平时更深一点，就好像里面有什么藏得很深的东西在流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受啊。”他轻轻按住自己的胸口，“被那些女生警告不要再接近某人的时候，被那些男生以那样的目光看着的时候，这里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裂开来一样，很痛啊。”

我愣住。

阿天伸过手来，轻触我的脸：“我不想再去了，今天我还能理智地以你的态度去面对，明天……如果明天再继续的话，我不保证，我会不会杀人……”

我的身体一震，下意识地叫了声：“阿天。”

他没理我轻轻道：“今天他牵我的手的时候，今天他搂我的肩的时候，今天他亲热地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把火在烧，就好像要把这世界全都烧掉一样……”

我不知道阿天说的这些“他”是谁，但是以我的身份的话，的确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是了。他不喜欢被同性碰触吗？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他：“抱歉，阿天，如果你不喜欢让男生碰你，不要理会……”

“你是白痴吗？还是在装傻？”他忽地抬起头来瞪着我，怒气冲冲地打断我，“他们碰的是你！是你啊！”

我再一次愣住。

“你这个……”阿天咬牙切齿地说了半句话停下来，像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一样，静了半晌，突然低低地闷吼了声，一口咬在我肩上。

我痛得抽了口气。和以往他那些调戏一般的轻咬不一样，这次真是一点情面都没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牙齿扎进我的肌肤那种切实的痛感，就好像真的要吃掉我一样。但他一口咬下去，就伏在那里没再动。我挣了一下想推开他，